

珍品

名人笔丛书

雪夜话读书

曾 煜 编



名人笔丛书（丙）

雪夜话读书

曾 煜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名人笔丛书
——雪夜话读书

曾 煜 编
贾淑文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14 印张 2 700 000 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 300 册

ISBN 7—206—02543—9

I·120 定价：全八册 150.00 元

出版说明

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构杰作，妙笔精华汇为一帙。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蝇之微，举凡名人的涉笔成趣之作，诸如写山水名胜、宠物雅品、读书之乐、名人趣事、烟酒茶食、鬼鬼神神、幽默调侃之精品，尽收其中，其可谓：篇篇绝妙好辞，字字玑珠华美！

●人有我有，人无我有。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人名作、妙笔精华，收罗最广，编选最精。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让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

●体例得当，规模宏大。首推八卷，编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右，既精致又雅重，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

可枕畔夜读，闲暇翻看；可馈赠亲朋，高雅庄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可养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首往事的怀旧情绪。

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品，更是经典。

《名人笔》丛书八卷共收有 100 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

篇散文。其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鲁 迅	林语堂	朱自清	梁启超	张爱玲	李健吾
贾平凹	李大钊	老 舍	方令孺	端木蕻良	
陈独秀	徐懋庸	徐蔚南	周作人	海 戈	叶圣陶
杨 著	胡 适	周楞伽	许钦文	秦 牧	陈西滢
储安平	柯 灵	徐志摩	廖沫沙	周犁庵	丰子恺
茅 盾	俞平伯	钱歌川	郑振铎	郁达夫	臧克家
刘白羽	梁实秋	许地山	陈子展	沈从文	文载道
谢冰莹	碧 野	庐 隐	曹聚仁	吴伯萧	郭沫若
夏丐尊	施蛰存	李广田	沙 汀	钱钟书	刘海粟
冰 心	聂绀弩	王礼锡	秋 翁	文洁若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沈启无	柳无忌	朱 湘	罗念生
钟敬文	孙 犀	陈衡哲	缪崇群	章克标	文载道
林 庚	苏雪林	林徽音	邵洵美	吴组缃	靳 以
赵景深	吴秋山	马子华	阿 英	张秀亚	唐 弼
王任叔	夏 衍	吴 咪	苏 青	王了一	徐 汗
谢六逸	王鲁彦	陈西滢	叶灵凤	台静农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潘序祖	老 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千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拳赤子之心……

2. 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

史，曾出现一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可不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胜之后，复以生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不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读这类游记，比亲游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不论伟人平民皆难以在割舍。本书作者皆为文人名人，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且比常人更能体味品尝出其中之味之趣。看他们谈烟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人生之乐，尽在其中，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6.《宠物雅品迷》

玩物养性，品赏寄情，都是名士风流。本书的几十篇美文妙文，谈花鸟虫鱼，古玩字画，儿时玩具，乡间野趣，字字有味，笔笔有情，且品味高雅，见识超俗，读之令人留连忘返，不知老之将至！

7.《名人轶事录》

近现代中国的风云际会，涌现出多少文化名人、怪人和狂人，留下多少千古风流轶事。本书中的几十位作者，亦是这时代的名流名人，各以其亲历亲睹，趣说与他们同时代的名人的轶事奇事，龚自珍的好色，辜鸿铭的辫子，弘一法师的出家，徐志摩的奇死……，五光十色，林林总总，情趣盎然，目不暇接。是野史，是笔记，是史海勾沉，更是记人记事的散文精品。

8.《聊侃鬼与神》

人间本无鬼，但为何古往今来人多乐谈之？本书中的文化名人，生在现代，懂得科学，明知无鬼，却乐于谈鬼说神，此无它，不过借鬼神以谈人生，以谈文化，在对鬼神的叙说中透出是浓浓的的人间情怀。几十篇小品文章，皆属妙笔生花的“姑妄言之”，我们正乐得权把它当作美文欣赏，“姑妄读之”，皆大欢喜，岂有他哉！

目 录

看书琐记	鲁迅	(1)
重刊《浮生六记》序	俞平伯	(3)
读《欲海回狂》	周作人	(6)
漫谈《四库全书》	周作人	(10)
波特莱 ^① 的散文诗	徐志摩	(13)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	张爱玲	(18)
读劳伦斯的小说		
——《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郁达夫	(22)
读《老残游记》	郁达夫	(30)
谈随园尺牍	周黎庵	(35)
读中郎偶识	周黎庵	(43)
谈清人笔记	周黎庵	(50)
夜读抄	曹聚仁	(56)

- 竹窗随笔 曹聚仁 (61)
苦茶 曹聚仁 (64)
从读经说到读左传 曹聚仁 (66)
读浮生六记 文载道 (69)
读日知录 文载道 (81)
读史有感 唐 弼 (89)
读余书杂十二篇 唐 弼 (92)
读《伊索寓言》 钱钟书 (108)
正襟危坐说《废都》 扎西多 (113)
雪夜闭门谈禁书 周 劲 (120)
且陶陶乐尽天真
——读《启功韵语》 刘 石 (131)
谈《简·爱》 聂绀弩 (138)
谈《金瓶梅》 聂绀弩 (143)
我读《女神》的时候 冯 至 (153)
耕堂读书记 (二) 孙 犁 (159)
读书 叶圣陶 (168)
读书的习惯 钱歌川 (171)
名山事业 钱歌川 (175)
床头夜读 钱歌川 (180)
论读书与谈话 陈鍊青 (184)
入厕读书 周作人 (191)
夜读 文载道 (196)
雪夜闭门读禁书 文载道 (203)
谈读古书 曹聚仁 (217)

- 读书的经验 谢六逸 (224)
读书与看书 林语堂 (226)
论读书 林语堂 (228)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 (238)
我的爱读书 施蛰存 (246)
读书 老舍 (249)
重读之书 叶灵凤 (253)
读书界的风尚 冯至 (255)
“书读完了” 东方望 (260)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孙犁 (270)
事事关心 马南邨 (276)
我的读书方法 廖沫沙 (279)
我为什么爱读历史 廖沫沙 (286)
域外读书 桑晔 (291)
论书生的酸气 朱自清 (297)
书痴 叶灵凤 (306)
读书诸相 许国璋 (309)
牛津的书虫 许地山 (314)
书痴 黄裳 (318)
书呆子 王了一 (326)
《西谛书话》序 叶圣陶 (331)
藏书与读书 钱歌川 (334)
藏书 曹聚仁 (342)
藏书印 唐弢 (344)
藏书票 唐弢 (347)

- 买旧书 施蛰存 (349)
访笺杂记 郑振铎 (352)
售书记 郑振铎 (361)
烧书记 郑振铎 (366)
《劫中得书记》序 郑振铎 (372)
《劫中得书记》新序 郑振铎 (377)
晒书记 梁实秋 (382)
买书 朱自清 (385)
卖书 郭沫若 (388)
恨书 宗 璞 (392)
窃书的故事 周作人 (396)
书的梦 孙 犁 (398)
我的二十四史 孙 犁 (405)
书和回忆 黄永玉 (408)
我之于书 夏丏尊 (413)
战时的书
 ——瓮牖剩墨之四 王了一 (415)
版本小言 阿 英 (421)
书，生命与自己 陆星儿 (425)
我和书籍 杨 沫 (427)
我的书目书 孙 犁 (430)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 (433)
西门买书记
 ——城隍庙的书市续篇 阿 英 (444)
琉璃厂 黄 裳 (448)

- 三家书店 朱自清 (456)
书林即事 唐弢 (466)
大小书店及其他 谢六逸 (472)
姑苏访书记 黄裳 (475)
旧书店 叶灵风 (481)
旧书铺 茅盾 (483)
东京的书店 周作人 (488)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 (495)
书斋趣味 叶灵凤 (500)
我的图书室 林语堂 (502)
关于图书馆 施蛰存 (507)
书桌 冯骥才 (513)

魯 迅

看书琐记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的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

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俞平伯

重刊《浮生六记》序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读起此书，我始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

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七杭州城头巷